

名家书坊

爱与  
孤独

琦君

Qi  
Jun

Classics of Literary Masters

# 爱与 孤独

琦君  
著

李瑞腾  
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与孤独 / 琦君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 
2015.9

ISBN 978-7-5399-6604-5

I. ①爱… II. ①琦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27713 号

书 名 爱与孤独

---

著 者 琦 君

责任编辑 蔡晓妮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200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604-5

定 价 39.00 元

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爱与孤独(代序)

前些日子,参加一对夫妻的结婚三十周年纪念酒会,全体嘉宾举杯祝贺这对“新人”福禄寿喜“四归一”。人人喜溢眉宇之时,“新娘”干了一杯酒,皱了下眉,却又笑嘻嘻地说:“今天若不是各位的好意,我们根本不会记得这个纪念日。在海外的儿女们更不会记得。想想我们几十年夫妻,还从没像今天这般举‘杯’齐眉过呢。”“新郎”也接着说:“可不是吗?年轻时,太太忙于生儿育女,我忙于挣钱养家小。如今儿婚女嫁,剩下了二老,正应当享点清福了。没想到两个人你望着我,我望着你,却是越看越有气,这真叫不是冤家不碰头。”说得朋友们哈哈大笑。

莫看宾主都在笑,每张笑容的后面可能都有一把辛酸泪呢。夫妻携手同行了几十年,患难相共,艰苦备尝,理应相互体贴,相互感激才是,怎么会彼此越看越有气呢?是否由于儿女们远离,膝下空虚,形骸的忙碌一停止,心灵的空虚顿起。而对儿女的牵肠挂肚,似非夫妻之情所能慰藉?心情欠佳时,双方于辞色之间也就格外苛求,因而感到不愉快。愈不愉快就愈苛求,夫妻反成了感情不能沟通的冤家了。这不能不说是生为现代人深沉的悲哀。

回想聚族而居的农业社会,女儿长大了嫁在邻近村庄,三天两

头可以回娘家探望。儿子娶了媳妇,不用说是和父母同住。在含饴弄孙、终日忙碌之余,老伴儿体不体贴根本不放在心上。即使有点不快,当着小辈们不好发作,转个身也就忘了。今天的老夫老妻正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物,当年的结合也是经过自由恋爱的“文明婚姻”,双方的优点在婚前已一清二楚,缺点却在婚后愈来愈不必隐瞒,也就愈看愈不胜今昔之感。

朋友可以合则留,不合则去,夫妻已过了大半辈子,还能不合则去吗?于是彼此之间不由得起了隔离感,这份隔离感,实有赖于子女们的缓冲和协调,偏偏子女们又都各奔前程。无怪乎有许多空闲的老年人都喜欢养小动物。一只善解人意的猫或忠心耿耿的狗,不但可以驱除寂寞,还可代替儿女做协调人。因为它们憨憨傻傻的举动,常常是二老的话题,也就成了彼此传递心声的桥梁。

另有一种情况却又与此不同。最近去看一对刚从海外归来的夫妇。他们住在郊区,新居布置得淡雅宜人。窗帘、地毯、沙发色泽调和。先生每天进城上班,妻子一个人在家,正可以悠闲地做点孩子幼小时想做而没时间做的事,想看而没时间看的书。却没想到她幽幽地叹了口气说:“你不知道,我住在自己一手布置的屋子里,一点也不快乐,却感到好孤单。”我吃惊地问:“是不是太寂寞了?”她摇摇头说:“不是的,我只是觉得结婚二十多年,我似乎没有得到过关爱,孩子正在求学,我不愿使他难过。”她热泪盈眶,我真不知如何劝慰她。只得说:“为什么不去学学画或插花以排遣时间呢?忙一点就好了。”她又摇摇头说:“失去了那一点最最企盼的关爱,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了。”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有些夫妻之间,并没有什么难解的症结,就是那份彼此封闭的

孤绝感令人难堪。一对结婚二十余年的夫妻,却是愈处愈生疏,这是可能的吗?是过分安定的生活,使他们失去了冲击力,因而也失去了共同生活的情趣吗?是女性的自尊心和男性的优越感起了抵触吗?还是在最相爱的时候,也会使彼此痛苦呢?我茫然了。

记得有一篇《论孤独》的文章,作者是一位美国牧师,他感慨地说到处今之世,为孤独所苦的人愈来愈多。即使夫妻相依相守,彼此仍是孤独的。原因是爱得愈深,就愈觉得孤独。比如说通宵不寐,听到你床头人鼾声大作,心里就充满了恼怒和怨气,觉得自己被忽视了,被冷落了。想着要是他(她)能多爱我一分,多了解我一分,该多好呢?可是那位作者最后语重心长地说:“孤独感发自人性深处,是心灵的觉醒,更是一件极为贵重的礼物,因为能体会孤独的人才能爱。两个极为孤独的人,在最后必被逼共同分担忧患与痛苦,希望与失望,因而更了解相亲相爱的真谛。”

我也觉得孤独使心灵纯化。把世界一切纷纷扰扰都看作过眼云烟,盼望的还是如何驱除孤独。此所以一对老年夫妻纵使愈看愈不顺眼,还是得共同分担忧患,而终于有难解难分的恩情。

按西方的习俗,象征二十年以上的婚姻都是坚固、晶莹的东西,如金、银、珊瑚、珍珠、宝石等等。我以为珍珠尤足以象征夫妻的结合。阿拉伯的诗人说,在一个夏天的夜晚,当牡蛎出现于海面上时,一滴露水落进它的心脏,变成了一颗珍珠。这当然是诗人的美丽想象。其实,珍珠的形成过程是非常艰苦的,据说是一粒砂子侵入牡蛎体内,牡蛎为了要排除这粒障碍物,辛苦地蠕动着身体,而障碍物并不能排除,牡蛎体内反而分泌一种液体,将砂子包裹起来,液体凝固以后,就成了圆润的珍珠。排除时所付出的努力愈

多,形成的珍珠愈大愈圆润。正如一对夫妻,彼此不断地挑剔、冲突、恼怒,而终至适应、融合,最后领悟了爱的真谛,那就是一粒晶莹的珍珠。

我在夏威夷结识一对美国夫妇,妻子比丈夫整整大二十岁。当那位太太不在身边时,先生就幽默地自称为“单身汉”。他的姓是 Belcher,与 Bachelor 字形与音都有点近似。当他与太太在一起时,却是十分亲热。不管是真情或演戏,他们已注定了是一对老伴儿。这位先生四十余,太太已六十余,他们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独生子。夫妻年龄差别虽大,看上去却非常融洽幸福。我在想,当春秋正盛的丈夫伴着高龄的妻子散步时,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份隔绝感,而彼此都觉得孤独呢?我继而又想,纵然有,他们也只有相互慰藉,因为他们是夫妻,是终身的伴侣。

我牢牢记得《约翰·克利斯多夫》里的一段话:“能找到了一颗灵魂,在苦难中有所偎依。找到了温柔而安全的托身之地,使你在惊魂未定之时得以喘息一会,不复孤独。因你可把整个生命托付在他手里,他也把他的生命托付在你手里。当他酣睡时,你为他警戒;你酣睡时,他为你警戒。当你衰老了,多年的人生重负使你感到厌倦时,能够在他的身上再生而恢复你的青春与朝气。用他的眼睛去体会万象回春的世界,用他的感官去抓住瞬息即逝的美景,用他的心灵去领略生活的壮美。即使受苦也要和他一起受苦,只要生死相共,即使痛苦,也成欢乐了。”

这真可作为老夫老妻的座右铭。中国人说得好:“年少夫妻老来伴。”“满床儿女不及半床夫。”还是以爱来驱除孤独吧!

## 目录

001 爱与孤独(代序)

### 三更 有梦

- 003 烟愁
- 008 三更 有梦书当枕
- 023 桂花雨
- 026 细雨灯花落
- 028 千里怀人月在峰
- 036 与我同车
- 041 留予他年说梦痕
- 049 母亲的书
- 053 母心似天空
- 057 灯景旧情怀
- 065 水是故乡甜
- 069 母亲的金手表

### 万水 千山

- 075 此处有仙桃
- 079 玻璃笔



- 081 我爱动物  
086 泪珠与珍珠  
089 母心·佛心  
090 一袭青衫  
101 妈妈银行  
106 万水千山师友情  
113 梦中的饼干屋  
116 永是有情人

### 亲情似海

- 121 外公  
126 父亲  
137 云居书屋  
142 油鼻子与父亲的旱烟筒  
146 母亲  
154 毛衣  
161 金盒子  
166 春草池塘  
171 我的另一半

176 “我的另一半”补述

182 遥寄楠儿

187 病中致儿书

### 春风化雨

197 吾师

202 家庭教师

205 启蒙师

212 不见是见 见亦不见

215 圣诞夜

225 怀念两位中学老师

230 八十八分

236 一生一代一双人

239 春风化雨

242 鹧鸪天

245 编后记

## 三更有梦

烟愁

三更有梦书当枕

桂花雨

细雨灯花落

千里怀人月在峰

与我同车

留予他年说梦痕

母亲的书

母心似天空

灯景旧情怀

水是故乡甜

母亲的金手表



## 烟愁

说到烟,就像怀念着相知有素,阔别多年的老友似的,心头溢着一份亲切而又微带怅惘的感觉。因为我虽无烟瘾,却是个喜欢抽烟的人。几年来,因为喉头过敏性发炎,连这点喜欢都不许再有了。因此,凡遇到抽烟的朋友,我总要劝他们多抽一支,我在一旁闻着烟香,也算是慰情聊胜于无吧。

回溯我吸烟的历史,应该从我的童年说起。父亲和二叔,烟瘾都很大,不久又来了个远房四叔,他就专捡大人的香烟屁股,躲到没人的地方去抽,引得我对吸烟也发生了很大的兴趣。我问他:“香烟到底是什么味道呢?”

“太好了,辣乎乎,香喷喷,你若是会把烟从鼻管里喷出来,那才妙哩。”

我就央求他教我抽烟,教我从鼻管里喷出烟来。他说:“要我教,你就得给我拿整支的好香烟来。香烟屁股太短了,得技术高明的才能抽。你初学,哪儿行呢?”

我知道父亲的好烟多的是。三九、三炮台、加利克,统统锁在玻璃橱里,我又不敢向父亲要,于是就向二叔去讨。

“二叔,给我一支烟嘛!”对二叔,我一向是肆无忌惮的。

“小孩子要什么香烟?”

“不是抽，是摆家家酒，一定要一支烟的呀！”

在二叔面前，我原是个被宠坏了的小把戏，他对我万事有求必应，就连香烟也不例外。他在口袋里掏出一包大英牌，抽出一根递给我。我接过来如获至宝似地跑去交给四叔，他瘪瘪嘴说：“这样蹩脚的香烟，要大哥的加利克才过瘾哩！”

“拿不到呀！”

“你不会想法子偷吗？”

“我才不做贼呢！”

“拿支香烟玩儿算什么贼？我教你个主意，等你爸爸做诗做得摇头晃脑的时候，你凑上去给他点烟，顺便收一支在口袋里。当着他做的，也不算偷呀！”他是什么坏主意都想得出的，我为了想学鼻孔喷烟，也就答应了。

果然，我从父亲那儿很顺利地拐到一支扁扁的“三九”香烟，小叔把它点着了，万分珍惜地吸进一口，贪婪地一下吞入肚子，又慢慢儿、慢慢儿地从鼻孔冒出来。他对我说：“烟要经过五脏六腑以后，吐出来的就带灰黄色，这口烟才算完全吃下去了。”

我看他吞烟并不困难，随即抢过来使劲吸一口，咽下喉咙，谁知一下子大呛起来，呛得我眼泪鼻涕，头昏脑涨，赶紧把烟扔进了水沟，急得四叔直跺脚。

“你别性急呀，哪有一下子就学会的，起初少抽半口，在嘴里含一会儿就吐掉，慢慢儿就会了。”他说。

烟虽没有抽进，而那三九烟的香味却被我闻到了。真是香，这是我第一次感到香烟原来是这么好闻。于是每逢父亲抽烟时，我总在他身边殷勤地点火、倒茶，借以多闻闻香味。我觉得二叔抽的香烟，都是美丽牌、联珠牌，连大英牌、大长城都难得抽。有一天，

我问他：“二叔，你为什么不抽爸爸那种烟呢？”

“傻孩子，我们种田人哪里抽得起这么好的洋烟，你爸爸是做大官的呀！”

我偏着头付了半天，又去问爸爸：“爸爸，二叔说你做大官的，一定要抽洋烟，是吗？”

“没有的话。我的烟都是人家送的。”

“那么为什么没人送二叔烟呢？”

“你二叔没出过远门，没有像我这么多的朋友。”

“那么你送一盒加利克给二叔好吗？”

“我常常送他的，他都舍不得抽，收起来了。”

我才知道原来二叔也有好烟，我就一天缠着二叔要那好烟，二叔说：“那样好的烟，留着给你二婶心气痛时抽的。”

二婶有“心气痛”的病，大概就是现在所谓胃病。二叔说好烟可以止胃痛，我就越觉得香烟这东西大有道理，非学会抽不可了。

抽香烟屁股的四叔，烟瘾也越来越大，自从我开始替他拿整支的香烟后，他胃口更大了。常常要我给他多拿几支，我不肯，他就搜集来好多的香烟片，各种各样的图画，跟我交换香烟。他不但会从鼻孔喷烟，还会吐烟圈，大大小小的，一个套一个的，好玩极了。他常常拉我躲在母亲经堂里抽烟。因为这是一间密室，除了母亲一日三次上香外，平时没人进来。有一天，我正高兴学得有点门儿了，一丝烟从鼻孔里冒出来。忽然听得母亲的脚步声，我着了慌，把烟蒂往香炉里一塞。母亲进来用鼻子嗅了一阵说：“怎么有一股子香烟味？”四叔说：“是檀香呀！”母亲瞪了他一眼，从檀香炉里掏出半截香烟蒂子，问：“这是谁干的？”我赖四叔，四叔赖我，母亲生气地说：“这样小小年纪学抽烟，真没出息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,我心里从此觉得抽香烟不是件正经事。可是越是大人们不许做的事,偷偷摸摸地越是有味道。幸得父亲不像母亲那么严厉。有时我问他:“爸爸,抽香烟有好处吗?”他总是笑嘻嘻地回答我:“好处是有的,你现在还小,不要管这个。不过你是个女孩子,长大了最好也别抽香烟,那样儿不好看。”

“好看”对女孩子来说真是件非常重要的事。因此我就不打算真个学会抽烟。这也许就是我以后抽烟始终没有上瘾的主要原因吧。

母亲晚年也得了“心气痛”的病,因而也不免抽支香烟。那时父亲去世不久,她每次抽烟总要念起父亲生前的种种,念着念着,她把烟蒂一扔,叹一口气说:“不抽了,烟熏得我直淌眼泪。”

有一次,我晚饭后打开几何三角,就是连天的哈欠,母亲笑着递给我一支好香烟说:“抽半支提提神吧!”我吃惊地望着她问:“妈,您许我抽烟?”

“偶一为之亦无妨,只要你自己知道管自己就好了。”

母亲会让我用香烟提神,她宠我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。因而使我对抽烟更增一番亲切之感。

在上海念大学时,母亲没有在身边,只有姨娘和我同住。她有时也会把我气得“心气痛”起来,我就一个人关在屋里狂抽一阵香烟。此时,我发现抽烟的确可以消愁解闷,而我的胃病,亦已逐渐形成,香烟与我就结了不解之缘。那一段时期,我的烟抽得相当多,但抽烟时的心情大都是沉重不愉快的。尤其是想起童年时在父亲身边拐三九牌香烟的情景,已不可再得。纵容我的二叔,教我抽烟的四叔,都是音信渺渺。一缕乡愁,就像烟雾似的萦绕着我,我逐渐体会到烟并不能解愁,却是像酒似的,借它消愁而愁更



愁了。

来台湾的最初几年举目无亲,烟更成了我唯一的良伴。现在想想,住在低洼潮湿的宿舍里整两年而没有得风湿病,香烟应该有很大的功劳吧。

近几年,无缘无故地,时常闹咽喉炎,医生嘱咐绝不能抽烟,我不得不硬起心肠和这自幼相知的好友告别了。